



当代中国画名家 CONTEMPORARY MASTERS OF CHINESE PAIN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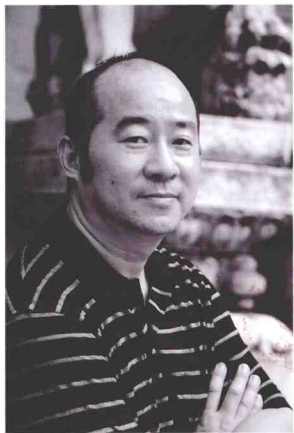
FAN YANG

范 扬



22.7
689
21153

中国工人出版社



范扬艺术简历

1955年1月出生，香港，祖籍江苏南通。

曾任南京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国家画院山水创作室主任。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当代中国画名家

CONTEMPORARY MASTERS OF CHINESE PAINTING



范扬，一个中国的 “疯子”梵·高

王维明 / 文

“呀，中国的梵·高！”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范扬先生的作品时所留下的印象。在他的作品中我能够发现黄宾虹的影子，但我认为那只是一种笔墨形式的相似而已，相比之下，我更喜欢说他像梵·高，更像那个“疯子”梵·高。他的画令我感动不已，尽管他很张扬，但是他很真实，也很实在，他不会故弄玄虚，毫不掩饰自己的激情与狂放的个性，和梵·高一样他将这种火一般的感情完全注入到了自己的作品之中。看他的作品，我的第一反应是“这就是范扬”而不是“这是一幅画”。只有那些发自肺腑的极具个性的优秀艺术品才能久久打动观众的心，为人们所永远怀念。

范扬的艺术像梵·高，但又不同于梵·高。梵·高曾讲：“我认为艺术家指的是一种始终在寻求，但未必有所收获的人，我认为它的含义与‘我知道它，我已经得到了它’正相反。我说我是艺术家，我的意思是‘我在寻求，我在奋斗，我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艺术中’。”（欧文·斯通《梵·高传》）。在艺术的道路上，范扬也在“寻求”，也在

“奋斗”，更是“全心全意地投身于艺术中”，但他可能并不认为自己“始终在寻求，但未必有所获”。他对自己向来是充满信心的：“我要做的是历史性的画家，我从学画的那一天起，我就认定将来一定成为第一流的大画家，我从不东张西望左右顾盼，我要做的事，是纵览历史，寻找自己的坐标”。对于自己的作品更是蛮有把握，认为就是一流的，“把我的画给张大师、李大师的挂在一起，比比看，到底谁强谁弱，到底深浅如何。不信，试试看，把我的题跋抽掉，放在《艺苑掇英》里，恐怕又有人说，画史上怎么漏掉了一位大家呢？”范扬这种毫无顾忌直言其志的品性和徐悲鸿先生“独持己见，一意孤行”的艺术作风几乎是同出一辙，都是一种天才所独具的自信。他们相信自己的选择，相信自己的艺术道路绝对是准确无误的，作为一个满怀大志的艺术青年，他就需要这种自信，自信也是一种胆识，有的人他就没有。陈传席先生讲得很好：“一个民族只有自视优越，才能发达强大，一个人亦然。反之，一个民族如果自视劣等，或是丧失自信心，这个民族肯定没有希望。一个人如果自轻自贱，丧失上进的信心，这个人肯定没有太多的希望，至少说不能成为了不起的人物。”充满自信并赋予行动，未必成功，但不自信更不行动，那是绝对没有成功的可能。

口说无凭，亲眼见识一下范扬的作品就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人物了。其作品《皖南农耕》创作于1997年，可以说全画中没有一笔不是充满激情与自信的，横幅的构图横向的用笔这人简直是太“横”了。表现春天的原野，处处是流动而凝重的笔墨，似是“随笔一落，随意一发”然却是“自成天象”，将春天大自然万物开始复苏时那种强盛的生命力通过强健而又遒劲的运笔展现在了观者的眼前。他几乎是进入了“畅情”、“了无挂碍”心灵完全自由的超脱境界。我们都知道黄宾虹的笔墨已经是“乱”的够可以了，但范扬更“乱”，简直是无踪可循，无法可依，他是随心而动，意走笔端，无拘无束，顺其自然，虽有不中古人之笔墨者，却见画家个人之心思。此外，在这件作品中水墨和色彩都是见骨的，这在以往的中国山水画上是从没有人这样干的，在这儿，色彩不再是“随类赋彩”中所讲的“彩”，而成了一种和水墨一样见骨见性的第一艺术表现手段。

乍一看这幅画中的主体形象——耕作中的人和牛在位置的安排上好像有点牵强——人和牛几乎是挤到了一起，距离如此之近怎能耕

太行山写生 纸本 2006年



作?但这样的安排正是范扬的巧妙所在,殊不知牛有牛脾气,你越是赶它它越是和你较劲,尤其是那些耕地里的老牛,他们从来不会自奋蹄,若遇上一个像范扬这样带有几分急性子的耕者,那人非跑到牛前面去不可。妙,真妙,生动之极,有嚼头!看来傅京生先生说范扬的画既是“聪明画”又是“功夫画”一点儿也不假。

评论家在评论一些笔墨比较放纵的艺术作品时最喜欢用“逸笔草草”来形容,但我看这四个字几乎就是专指范扬的山水笔墨。在当今的中国画坛,比范扬画得好的大有人在,但笔墨能达到他那样超脱放纵、潜移默化可以说是寥寥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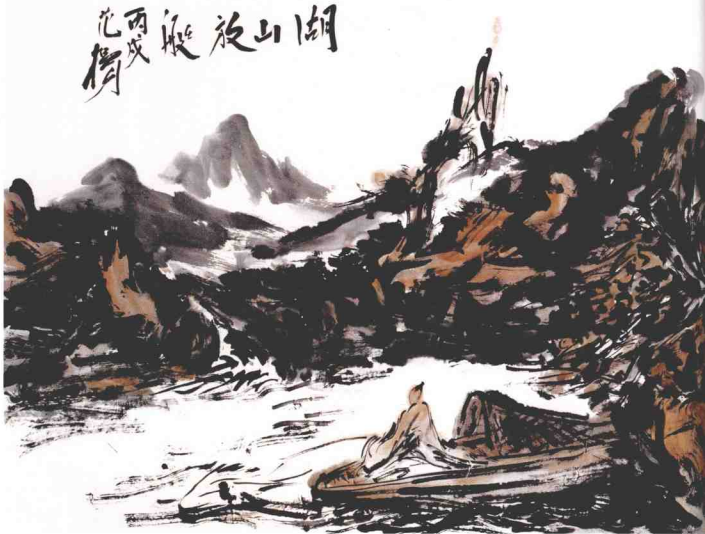
从直观上看范扬的画,它接近黄宾虹的风格,但二人在实质上有很大的不同。黄宾虹的山水是师从造化侧重于自然本身“拙趣”的表现,而范扬却是立足自然直抒性灵。对于范扬和黄宾虹的关系,他本人曾说,“我有点像黄宾虹,我也分析过,我想可能是心性相通,对传统的学习相同。……我学王原祁,黄宾虹也学王原祁。……还有我和黄宾虹追求的审美趣味也比较相近,都追求沉郁、雄浑这一路,不期然就相近了。”另外,和黄宾虹相比,范扬身上有着更多梵·高这样的外国艺术家的风采;反过来和梵·高相比,他身上又有着黄宾虹般的中国传统的人文气息(尽管他曾谦虚地说“作为文人,我的总体素质还不够”)。他的艺术是根源于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化积淀的,画画之余,他也是极为注意自身文化涵养的提升。陈传席先生在谈范扬时曾指出:“古代的文人画,其作者是文人而兼画家,范扬则是画家而兼文人。他读诗、读词、读曲、读古文、读历史。”范迪安先生也讲:“范扬的画看上去满幅轻松,但却埋伏了雄强之骨和深厚学殖。他对传统雄浑一体的画风显然是体悟颇深的,从宋元绘画到黄宾虹,都是他直接吸收的对象。他的胸臆开敞,喜读群书,研读画史画论及文化论著,养成腹中经纶和思中识度。”

正是这种丰厚的文化修养,使其作品于放纵的笔墨当中蕴藏着浓郁的文人抒怀气息,故而具有很强的写意性。和那些古往今来风格比较写实的艺术大家一样,他们都是面对现实表达一种自我的感受与理解,只是各自所采用的形式不尽相同罢了。前者面对客观物象往往是一种比较冷静而客观的态度,其艺术对现实也就是一种表较具象地反应,但后者(指和范扬一样风格比较写意的画家)不同,他们面对客观事物往往是更加注重于自我心灵感受的阐发,这种主观情愫的不断燃烧便形成了激情、激情洋溢也就忽视了具体的艺术表现形式——无定形更就成了一种几近于半抽象的艺术形式。这也就离中



听泉松下
纸本 2006年 200cm × 50cm

范扬 湖山放艇



湖山放艇 纸本 2006年 145cm x 368cm

国画最本质的美——“半抽象的美”不远了。徐书城先生曾在他的《也谈抽象美》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绘画基本上是一种半抽象的艺术，它是由‘抽象美’和‘具象美’两者相结合的产物（介于抽象和具象之间）。其中的‘抽象美’因素，就是一种独特的‘线’与‘点’的形式结构，亦即中国画家所说的‘笔墨’……它是同‘具象’（摹拟）相抵牾的一种艺术因素，因此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范扬作品中那不断被拆解的山水从表面形式上看似乎是与传统中国山水背道而驰，但其艺术思想却越来越靠近中国山水画的真谛之所在。

这个一向狂傲不羁的画家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佛法结起了缘。他开始悟禅，开始参详佛理，我们有的时候不得不承认宗教信仰对于一个人的影响。正如他所言：“佛教假不了，不管是宗教还是哲学。所谓佛学深似海，它就像是一个黑洞，什么都被他吸进去了。许多了不起的文人一旦接触就会陷进去。经藏非常宽广，如恒河沙砾。道理

太宽泛太深入，放人四海而皆真。……特别是禅宗，它更多的是觉悟，能够直指人心。这些正好和中国绘画的理论，跟老庄的思想契合。”其实，我们都知道梵·高最初就是一个虔诚而狂热的基督徒，能够成为一名传教士是他曾经梦寐以求的事，这种狂热一直延续到了博里纳日才最终彻底破灭。在那儿他非常同情和关切那些矿工们的凄惨生活，他想借助上帝的力量给那些疾苦不堪的人们以精神上的慰藉，它不断地祈求上帝赐予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着的人们一点食物，一丝安全，但这只能是一种妄想。严酷的现实迫使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更怀疑上帝，它最终发现自己只是一个传播谎言的骗子，上帝更是一个大骗子。在博里纳日，梵·高的宗教情缘是彻底终结了，但同时也找到了一个新的信仰，那就是艺术。宗教能够拯救一个人的灵魂但它不能改变人们的生活，更不能改变世界。范扬是在其艺术发展到一定高度才开始接触宗教，因为佛、道、儒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



大支柱，要成为一个真正的“第一流的大画家”，他就有必要认真钻研传统文化中的经典，这就不仅仅是佛教文化。

纵观一部中国绘画史，不知有多少杰出画家曾于佛教结下不解之缘。南朝刘宋时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专业山水画家宗炳，自幼受儒家思想教育，及长，受当时玄学思想的影响，之后又从僧慧远学佛，通晓各家经典，在《画山水序》中体现了他儒、道、玄、佛思想的融合；其后又有中唐王维，后人追其为南宗水墨山水之鼻祖，“平生笃信佛学，究心禅理”，又静观造化，默与神游，故其能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界。后世有更甚者，如五代巨然及清之四僧，他们干脆是出身佛门或因种种际遇而落发为僧，故他们的画中或多或少有着一层宗教的薄雾隐约其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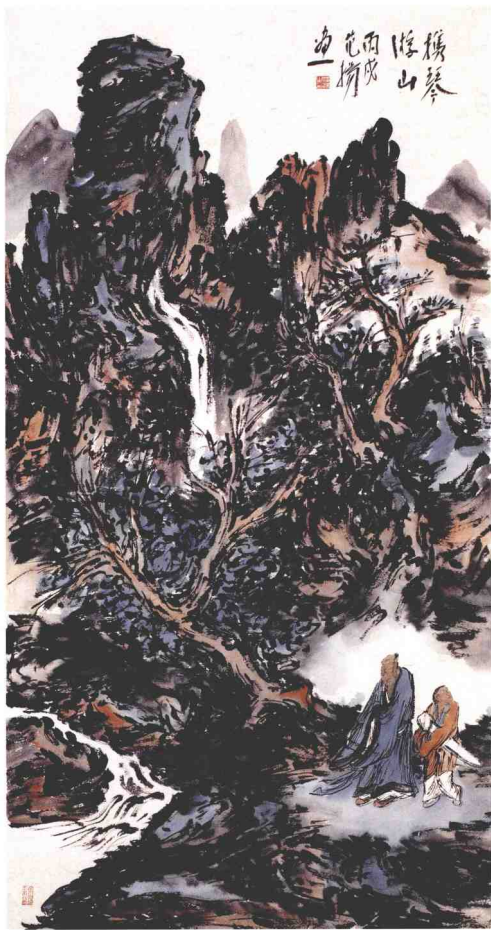
作为山水画家的范扬，最初是从人物画开始的，他知难而进，奠定了扎实的人物画基础，因此在其近年来创作的罗汉人物中有着非常

浑厚的笔墨造詣。尤其在表现罗汉佛衣时集中体现了他“笔厚墨沉”的艺术特色。他笔下的罗汉不像贯休罗汉那样“状貌古野，……深目大鼻，或巨额狮项，黧然若夷狄异类”，而令人骇然，也不似赵孟頫笔下的红衣罗汉那样慈眉善目，静穆悠然，让人似觉佛法之浩荡无边。范扬的罗汉在舞动的外衣下掩藏着一颗静谧而博远的心，他既能诵念佛经超度众生，也可手挥禅杖降龙伏虎。如他的《疏林高士》、《仿古罗汉》、《得意一挥》、《红衣罗汉》大都如此。

除了山水和人物，范扬也可作花鸟，其实古往今来任何一位艺术大师从来都是不拘一格的，他们往往是山水、人物、花鸟皆精。天才尽管不等于全才，但至少等于大半个全才。在范扬身上有着黄宾虹的笔墨与梵·高的激情，再加上他个人的狂放与自信以及深厚的传统文化涵养，相信在后人的绘画史上能够看到“范扬”二字及其相关内容。



山水有清音 紙本 2006年 200cm × 100cm



携琴游山 范一 2006年 180cm x 90cm



听泉书屋 纸本 2006年 200cm x 50cm



清溪放艇 纸本 2006年 200cm x 50cm



观龙头陀罗汉 纸本 2008年 200cm x 50cm



松荫听泉 纸本 2006年 200cm x 50cm

独坐深山里 纸本 2006年 200cm x 100cm





听泉悟禅 纸本 2006 年 200cm × 100cm



余文選 纸本 2006年 200cm x 100cm



觀鹿圖 紙本 2006年 200cm x 100cm



印度元素 纸本 2006年 200cm × 580cm

